

省港英雄

张永枚



目 录

引 子	血的河流.....	1
第一章	香港总督.....	4
第二章	钟声洪亮	16
第三章	豪饮悲歌	40
第四章	杏花楼	65
第五章	必须忍受	99
第六章	震惊世界的一天	105
第七章	欢迎.....	150
第八章	闯边界.....	161
第九章	东园	195
第十章	“文德楼主”	210
第十一章	君子如切如磋	233
第十二章	死港，臭港	275
第十三章	锄奸	281
第十四章	新总督	300
第十五章	白鹅潭	310
第十六章	东征前夕	320

第十七章	沙鱼涌	329
第十八章	“腰斩长蛇”	345
第十九章	《满江红》	348
第二十章	白沙堆渡口	356
第二十一章	赴死	366
第二十二章	应当做什么	376
第二十三章	飞鹅揽胜	385
第二十四章	惠州——无字书	396
尾声	永别了！兆征	418
后记		431

引子 血的河流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血红的初霞，映出一幅幅白布标语。从黄浦江上吹来的晨风，吹得这些高楼上的标语飘来飘去。还没有醒来的大上海，像一座坟墓，白布标语恍若灵幡。停泊在江上的十多艘外国兵舰，刚从青雾里显出灰色的轮廓，桅灯绿惨惨地眨闪，活像妖魔的眼睛，盯着这座坟，不准被埋葬者还魂，只准骨枯肉烂。

初霞红得有些发乌，像从人的伤口滴出的血。这红而发乌的血光，照着小沙渡，照着杨树浦，照着静安寺，照着北火车站……血光昭示出贴在墙壁、邮筒、电杆上的标语：

“东洋人打死中国人!”

“誓死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

“援救被捕的学生!”

“为中国人争口气!”

标语的末尾写着：

“一九二五年五卅”。

霞，像天的伤口在淌血。从血光的正中，渐渐显映出一

个人的巨大身影：

他，穿着青布对襟衫，头戴青布瓜皮帽，高阔的额头，平直的粗眉，略长的亮眼望着前面的征途，笔直的鼻梁，叱咤风云的嘴巴，微尖的下颏勾勒不消失的青春，劳动的大手摆动间掀起一股风。这巨影映在每个中国人眼里。

他是日商内外棉七厂的工人顾正红！

他身上有四个弹孔，一道道刀伤，鲜血，从创伤流出，上海的天空似飞着血雨。

他参加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残酷剥削工人的“二月罢工”。日本帝国主义者要“绝其祸根”，不准工人们上工。顾正红领着工人们上工反抗。七厂大班川村，对他连开四枪，刽子手们用毒刀向他乱刺！

顾正红——年轻共产党人的血，使一棵绿树变成了血树。

血红的初霞扩展到整个东方的天宇，那血光中顾正红的巨影，行进在大上海，四处传出他遗言的回声：

“同胞们！团结……斗争……”

上海的工人、学生和各阶层人民，汇聚成怒潮般的队伍，向南京路帝国主义者的工部局老闸巡捕房涌去。

海关大钟打罢三点。英国警长爱活生要拿中国人的生命开心，他想：“向地开枪，子弹跳起来伤人，向空开枪，子弹落下也伤人，所以——平放！”（注）他下达命令：“射击——平放！”

帝国主义的枪声在响，中国人的血肉在飞溅！一个个学

注：爱活生在会审公廨供词——《中英谈判总评上篇》，邓中夏著——《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

生浴血死了！一个个工人浴血死了！一个个商人、平民浴血死了！

鲜血染红了南京路，到处是一摊一摊的血，到处是血的足迹血的手印，南京路成了血的河流……

第一章 香港总督

香港——中国神圣的领土——东方明珠。

鲤鱼门外一带的洋面上，刚响过隆隆的舰炮轰击声，机关枪声；硝烟弥漫，海鸟远逃；西斜的红日，被火药的烟云包围，显得微弱的光柱，投在浪涛上，照出飘浮的死鱼。

几根冒烟的渔船桅杆，半浮半沉，破碎的舱板，忽东忽西。一根船檐上，趴着两位中国渔民，弹片打穿了头、背，绝了气，也不松手。一张帆，像狂风中的黄叶，托着一位中国渔妇，双腿被炮弹截去，两臂张着，血，把周围的海水染红。旁边，一个孩子在帆上爬着，血帆，被大浪卷着，往下沉……

“救命呀……”

轮机声、风涛声、军乐声，淹没了那些可怜的呼救……

升了司令官旗、舰旗——满旗的旗舰上，军乐队正演奏一首军乐曲。驾驶室笔直地站立着本殖民地的高级皇家官员，正中，是一位穿着将军服的状似罗马凯撒的美男子。他的像片散见于本港和广州各报：雪白的上衣，衣领绣着花边，眉、眼、鼻、嘴都长得恰到好处，乍看略带雌化；他没留胡须，

面貌显得善良而潇洒。他的带白手套的右手，手指贴着帽檐，注目前方。

一艘炮舰和一艘运输舰，逐渐加速顺着他的视线朝东北方向驶去。

皇家海军的“操练”已经结束。军乐队在前甲板表演军乐操。乐手们随着音乐变换各式队形，如织锦穿花。一些官员落座观看，将军却抽身走了，立即有几位官员跟上他。

会议室里。将军冷冷地不发一言，他等待着僚属们对这次“操练”的评价。

“总督阁下的这次行动……”一位官员边说边从副官捧过来的匣子里夹起一支雪茄。副官用镀银小钳替他钳去封口，划火替他点着，他轻吸了一口，接着说，“非常成功，显示了皇家海陆军的举世无双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在于掩护了本殖民地对上海租界及时而强大的增援。两天之后，我们的印度营、威尔士营，就可以在那个东方的‘伊甸园’，对5月30日‘暴乱的野蛮人’再加教训！阁下，请接受我的祝贺。”

一片祝贺声。

抽雪茄烟的官员抢着说话：“诸位！请允许我以对陛下的忠诚陈述愚见于诸位，我们在上海的官员仍然是‘软弱’，可耻的‘软弱’！竟然听任中国人实现了‘三罢’——罢工、罢课、罢市！好几天了，才打死了几十个，加上青岛、汉口被打死的——不到百十来人！在我们至高无上的汉诺威王朝伟大的维多利亚女王陛下时代，1840年，我们英名永垂的乔治·义律统帅，杀死了多少中国人呢？没有大炮的‘抵抗任何侵略行为’——请允许我引用乔治·义律统帅的名言——就没有汗华丽旗舰上签订的《南京条约》！就没有这个神圣的

条约中的第三条，”他抽了一口雪茄，背诵着，“‘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

“我尊敬的勋爵，”华民政务司夏理德把手贴到抽雪茄的人的腕上，轻声地提醒他没有必要在总督面前背诵《南京条约》。抽雪茄烟的人睥睨一下夏理德：“非常抱歉——请允许我说下去。”

香港总督史塔士稍微动了动光润的下巴。

“如果再不严厉地抵抗中国人对大不列颠正当权利的‘野蛮侵略’，我郑重地提醒诸位，我们的威望将会比世界大战之前，一落千丈！”

史塔士瞪了他一眼，想纠正他的“一落千丈”的论调，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我衷心祝贺这次演习的胜利。”夏理德说，“刚才我尊敬的勋爵的指责如果是针对管理华民方面的官员，我当然非常感谢。因为满足和自卑非常接近。但是，对于我们在上海的同僚们说来，却未免有些——我不是说完全——‘苛刻’。因为他们已经‘英勇地抵抗’了中国人对租界的‘侵略’。我这里有张美国人办的报纸，”副官在旁悄声问他，“请问阁下要咖啡还是……”他指了指侍者捧着的托盘里的咖啡；接着打开一张《大陆报》说：

“看：打破了许多‘中国人的脑袋’，‘打断了许多中国人的颈骨’，捶碎了‘中国人的背脊’，‘打烂了许多面孔、鼻子、手脚’；请看这儿，‘这两辆铁甲汽车开足了马力’——我看这正是我国在1916年所发明的造福于文明人的一种‘坦克’——‘直往人堆里撞去！……压死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心脏溅得满街都是……逃避的人也大多压断了手脚’……”

“该死！美国佬该死！”

史塔士低声咒骂着。他认为王国在上海的军事行动，应该绝对保守秘密，正如他派遣军舰、队伍增援上海应该保密。他非常恼恨上海的中国记者“突破”了严密的“新闻防线”，于5月30日当天就报道了王国在上海的大屠杀，引起中国各地的反抗风潮，世界舆论的谴责，狡黠的日本人，已趁机把杀死顾正红所点燃的“中国火”，引向他的王国；现在美国佬在上海办的报纸又登载这样的新闻，无异于在“中国火”上加了一桶“美孚油”……史塔士发现夏理德的脸色有些难看，忙说：

“请原谅打断了你的话，请往下讲，先生。”

“谢谢阁下。”夏理德说，“美国佬确实可恨，正如一句名言：‘他对于那最以德性受人称赞的人便最怀忌恨’。我念这段报章不过是说明王国在上海的‘抵抗’，说明本港派出两营兵力和两艘战舰增援上海，并以‘演习’为掩护，实在是英明！谢谢。”

史塔士已有点不耐烦，他的军人脾性是一切讲究实效。他正要开口，忽听见旁座的一位僚属对侍者说：

“茶——乌龙。请问——有吗？”

要乌龙茶而不要咖啡的是田土厅长金文泰。刚才他的鼓掌不够响，祝贺也不够热烈。他对史塔士虽恭敬却不时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甚至当面修正国王陛下在本殖民地的全权代表的意见，这对于一位军人长官来说，不仅不习惯而且反感，以致他的背中国《四书》、说中国“官腔”、讲广东话、吃中国菜、喝乌龙茶都叫史塔士厌恶，认为是一位英国贵族、官员所不齿的。但是，史塔士暗里却有些惧怕他，因为他

不时表现出比国王陛下的代表高出一筹，为僚属们称道，他对中国历史、民情的知识更是史塔士所望尘莫及，而且他在伦敦有一些声名显赫的亲戚、朋友，史塔士认为这是位随时准备陷害他的可怕的政敌。

侍者立即从景德镇产的金花茶壶里，给金文泰斟了一杯乌龙茶。这是舰长特为这位在伦敦有显赫的背景的朋友准备的。

金文泰呷了一口茶，回味少顷，方说：

“我尊敬的总督阁下，请接受我对这次‘演习’的衷心祝贺。并且非常敬佩阁下执行伦敦方面的命令的及时和卓有成效！”

金文泰一提出“伦敦方面的命令”，史塔士觉得自己刚才所接受的祝贺掉了一半价钱。

“尊敬的总督阁下、尊敬的同僚们：请允许，我以为我们的注意力不应当放在上海方面，而应当放在我们可爱的香港以及省城广州！”

官员们停止喝咖啡，停止吸雪茄，注目着金文泰。

“我亲爱的夏理德先生，难道你忘记了三年前在本港发生的赤色分子掀起的海员大罢工吗？难道你忘记了今年春天因为我们‘劝阻’本港的中国人追悼孙逸仙博士而遭受的示威打击吗？诸位，本港人口百分之九十多是中国人，其中有工人二十几万人！而且有他们的前卫先锋——广东人叫‘鸭脚仔’——就是海员工人！”

夏理德听了这番话，暗里自惭，作为曾经亲手处置过海员大罢工的官员，为什么没有像金文泰那样想到这个问题呢？那次大罢工曾叫他沮丧透顶！

1922年1月12日下午，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会之一、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宣布罢工！

为了反抗帝国主义者及航业资本家的不人道的政治压迫和残酷的经济剥削，增加工资，打破垄断工人生计的包工制，在这些正当要求遭到三次拒绝后，海员们纷纷走出香港，回到省城广州。接着，全香港工人举行了同盟总罢工！

当时的《申报》报道：“香港海面船舶如排织，因来一艘停一艘，所谓有来无去也。”

夏理德奉命往德辅道海员工会阻止罢工。他“面谕”那些半饥不饱的海员：“本港政府是不允许此种罢工的！你们有请求可交给本人，替你们斟酌办理。你们罢工，不怕饿肚子吗？”他翘起下颏，抱着双臂，眼睛巡视着面前一群“没有教养”、“一盘散沙”、“惧怕洋人”的“下等人”，以从来说一不二的威严喝道：“不怕饿肚子吗？”

洋大人八十年来在香港的威仪，带枪的“红毛鬼”随从，判官勾命般的口气，使一些从不习惯和皇家打交道的海员，不知如何才能吐出胸中的不平。

夏理德沾沾自喜。他手下的一位干员曾向他吹牛皮：“在中环街上，我提着一根小小的浸过煤油的麻鞭，朝着几百个中国人往东一挥，他们都害怕地往东边跑，我又到东边往西一挥，这几百人又都害怕地往西边跑。我只用这根小小的麻鞭便可以驱赶几百个中国人！”他体验了“挥麻鞭”的傲然不可一世。自认为一出马就胜利了！

突然，响起一个声音，有如手锤敲击甲板，震荡在远阔的海上，打破了沉寂：

“我们已经罢工了！要复工除非完全承认我们的条件！”

夏理德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声音更为激忿、洪亮，恍若在夏理德的酣梦中炸响的
重磅炸弹：

“我们饿肚子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你们港府用不着
‘担心’。”

夏理德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中国人发出这样的声音，他
倒抽一口气。

那声音像要冒出火花：

“我们提出条件已经三次了，而且通知了你们政府，你
们何以不早出来说话？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只有罢工罢
到完全答应我们的条件为止！”

夏立德眼冒金花，就连总督大人也从来没有用这种语气
向他说话。他盯着那位说话的人。

说话的人是一位挺拔、英俊的中国海员，穿一套半旧的
青布中山装，浓黑而自带光泽的怒发向后背着，眉锋如豪放
的画家力重万钧的一笔，层次分明的双眼皮儿，双目如两颗
黎明前的朗星闪亮在白云间，要穿过黑夜，迎来化日光天，
剥开假与恶，揭示真和善，鼻梁有一道轮廓光，稍厚的嘴唇
因伸张正义而尚在颤动，肤色如擦得发亮的船钟，又似被千
涛万浪长久冲刷的褐色的岩石般闪耀……

在夏理德眼里，这是一位漂亮的中国苦力，就像街头常
见的一般漂亮的中国人，并不特别；由于他刚才挺身而出说
的一番“斗胆”的话，这个不特别的人却特别了，像扯旗山突
然立在他面前，挡住去路！

这位漂亮的“苦力”稍稍挥了一下拳头，说：

“为了发扬中国人的国光，我们暂必罢工罢到底！”

一马奔腾，万骥奋蹄。工人们众声如雷：

“发扬国光！罢工到底！”

“不答应条件不复工！”

夏理德像从豪华的游艇上，意外地掉进了大海的旋涡。
他手指着带头蔑视皇家的人喝问：

“你是谁？”

“苏兆征！”

……

一门7.62厘米的大炮，炮口直冲德辅道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大门，那炮口能喷出摧毁工会的烈火，杀害工人們的弹片！夏理德傲立在炮架后边，恶狠狠地威胁：

“你们到底复不复工？”

在这样的炮口下，清朝的皇帝发抖，大臣赶紧签署条约，把一片一片的神州江山出卖……

今天，却有一个中国人，从工会大门奔出来，直起腰，昂起头，站在炮口前面！

这位敢于站在炮口前面的人，如一座不可摧毁的钢铁堡垒！

“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

他的怒吼召唤来了一群年轻的海员，和他并肩站在炮口前面！

他——苏兆征！

……

前甲板上的军乐大作，夏理德觉得脑子有些发涨，军乐不仅不使他愉快，反使他烦躁至极。史塔士的潇洒姿态失落了，板着脸对副官说：“请他们结束演奏。”金文泰感慨地说：

“乐声鼓声使我想起不愉快的往事。那次我们曾经摘掉海员工会的牌子，后来又不得不送回那块牌子，像那个敢于站在炮口面前的赤色分子说的‘一个字不能改，一个字不能减’！完整地挂回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十个汉字的牌子！那天的德辅道一片鼓乐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庆祝他们罢工的胜利，马路被挤得水泄不通，又是舞龙又是舞狮子。尊敬的夏理德先生不得不批准他们放爆竹——这在平时是不准的。爆竹炸过后的红纸花铺满了街道。比他们过年节还热闹！我从高兴得发狂的中国人的眼睛里，看见了一种光芒，严重威胁本殖民地安全的一种光芒！总督阁下，先生们，这几天我又看见了那种光芒，而且是增强了愤怒的光芒！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正如《圣经》所教导的‘恶人已经箭上弦刀出鞘’！我祈祷万能的主，‘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箭必被折断！’……”

抽雪茄的人说：“中国人胆敢造反！”

金文泰说：“记得1856年尊敬的印度总督肯宁勋爵这样说过，‘印度天空也许只有手掌大的乌云，但它可能扩大，甚至最后把我们在大雨中淹死！’”

大部分官员都为金文泰引用的警句而吃惊，只有总督史塔士浅笑着，像忘记了他刚才曾叫乐队停止演奏，对副官说：“怎么没有音乐了？请他们奏舒伯特先生的《莱茵交响乐》。”副官出去传达他的话；他用指尖轻轻弹了一下绣花边的袖口，不容许军衣沾有微尘。他又恢复了潇洒之态。对望着墙上地图的抽雪茄的勋爵说：“亲爱的先生，你在那地图上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吗？请让在座的诸位先生分享才是。”

“没有，我只是随便看看。”

“我倒想起了一个关于地图的笑话。”总督轻声笑了，用银勺搅着杯子里的咖啡。

“我非常喜欢阁下讲的笑话。”夏理德想从沮丧的往事脱身，便这样说。

《莱茵交响乐》传到了会议室，像是总督说话的伴奏。总督就像在被占领的莱茵河边聊天：

“一位教师要学生杰克在地图上找寻美洲，杰克找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这就是美洲。’杰克说。教师便问学生们，‘我亲爱的孩子们，现在我请你们回答我，是谁发现了美洲？’学生们一齐说，‘是杰克！’”

“哈哈哈哈哈！”一些官员被逗笑了。夏理德用手帕擦了一下胡须，眼珠瞟向金文泰。

“杰克发现了哥伦布的发现，哈哈哈哈哈！”金文泰笑得弯腰，随之反瞟一眼夏理德。

《莱茵交响乐》的演奏声，银勺搅动声，海的浪声，没有说话声。

总督说：

“我尊敬的先生们，非常感谢你们对本殖民地光荣的海陆军的祝贺。”

他站起来，口气带着军威：

“对于任何敢于暴乱的中国人来说，我只有一句话：无条件投降！”……

总督回到了他的府邸。它位于俗称“兵头花园”的附近，方形，共三层，正面八根大柱，楼顶插着“米字旗”。据称始建于1855年。楼下有大会堂，两旁有大小客厅，还有舞厅和特为夫人小姐们设的起居间。总督夫妇居住在楼上。史塔

士走进他的办公室，一位官员立即呈给他一份电报，是从扯旗山（又叫太平山）上戒备森严的大东电报局火急送来的。

电报是英国驻广州领事杰弥逊先生拍来的。杰弥逊“高兴地”告诉他：滇军司令官杨希闵、桂军司令官刘震寰，遵照上月初他们在香港和北京段琪瑞、“云南王”唐继尧的特使与香港方面的“秘密协议”，即将“起义”！

史塔士非常欣赏刘、杨两将军的“如期举事”，至于“赤色分子的威胁”，只要刘、杨两将军攫取了政权则不难以刺刀解除。本殖民地的安全系于广州的政局，只要广州被王国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金不多”（买办之早期译音）们所夺得，金文泰也就显得愚蠢、庸碌了。他再看电报，并准备向伦敦报告一切……

史塔士到卧室换了一套便装，向育儿室走去。刚到门口，他的美貌的夫人便迎上来投到怀中，夫人说：

“你可回来了！这个午睡可把我吓死了！我亲爱的……太可怕了！”

“怎么了？我亲爱的。”

“我恍恍惚惚地看见每扇窗户外都有一个中国人！有的断了胳膊，有的断了腿，有的没有头，一只只血红的手从窗外伸进来！伸进来！我想到了我们可爱的孩子！上帝呀……我叫着，孩子，救救我的孩子……可又叫不出声来……”

“我亲爱的……”史塔士轻抚着夫人的金发，安慰着，心里想到那篇夫人给他念过的《一个美国商人的记述》……他扶着夫人走进育儿室。黑人保姆放下针黹，笑指着小床。

他俩的小儿子仍在午睡，史塔士觉得：像是一位圣洁的安琪儿降临到印度纱的小帐中安憩……